



琴台客聚 潘金森

領袖不同領導

香港的「教育產業」半公半私，小學以後才受政府教育部門規管，學前教育清一色屬「民辦」。既是私家民辦，就難免出現「豐儉由人」的怪現狀。當今香港的「校外培訓產業」非常蓬勃，近數十年甚至影響到中國內地。「教育小孩難」的思想影響大量香港年輕夫婦，愈來愈多人選擇少生育，甚至不生育。流風所及，又北吹神州！於是國家先後放寬第二胎、第三胎的政策出台之後，反應也就是意料之外的冷淡了。

先前國務院公布了題為《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的文件，就是所謂「雙減政策」的由來，這真是對症下藥了。

中國傳統儒家的教育思想強調「因材施教」，從來都不強求為所有學生安排一成不變的教育方針。過去教育界看重小孩的「智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西方流行講「多元智能」，但是只分成8項智能失之於稍嫌粗疏。傅偉中宗師發布了24項「人類個體生命的天賦潛能」的分類，還指出一般人總是很容易具有4到5項「天賦潛能」，具有10項潛能以上，在人群中就顯得很稀有了。

現時許多收費昂貴的「校外培訓」都大力推銷培育小孩的「領袖才能」，這個對家長來說是非常吸引人的。不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古人的智慧經驗，人類社會從來都是「管治他人的人」少，「被他人管治的人」多。在芸芸上「領袖培訓課程」的學員之中，真能當上「領袖」的又有幾人？曾有人做過非正式的統計，指出一

個中學生班級幾十人入面，將來能夠成為大老闆的，都不是考試成績在前3名的高材生，卻是大約考在10名以後，總體成績屬於中上的人。這個說法未有堅實的證據，也不是中游分子都可以成為老闆，只是前3名的因為成績好，較多考上難讀的專業，然後成為了專業人士或學者。成績中上的學生，當中有些可能反而具備日後成為「領袖」的某些特定條件，這些條件或許就是「領袖潛能」了。

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8項「多元智能」無法「容納」一項「領袖才能」。傅偉中宗師提出24項「潛能」，於是還可以細分為「領袖潛能」和「領導潛能」兩項呢！

具有「領袖潛能」而又能發揮盡致的人，就可以成為「最高領導人」。小至個人團體、企業或行業的領袖，從政的甚至可以是國家首腦、政黨領袖的材料！當中的關鍵恐怕就是人們常說的「領袖人格」、「領袖魅力」了。

「領導潛能」就是另一回事。「領導」是個具體執行者，是首席執行官、是總經理、是部門主管。「領袖」才是帶領「團體」大方向的「大老闆」、集團的董事局主席。

以歷史名人為例，漢高祖劉邦是「領袖」，韓信則是「領導」。我們都知道韓信「將兵」的能力遠勝劉邦，但是韓信能「將兵」，劉邦卻能「將將」(前一個將是動詞解作領導，後一個將是名詞解作帶兵的將領)。劉邦的「領袖潛能」是天賦與生俱來，遇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以「自布衣起為天子」。若生在太平盛世，反而有可能淪為不務正業的無賴呢！



人生感觸處 童心

愛的路口

聽小葉子結婚的消息，我的眼前立刻浮現出那個紮着馬尾辮、性情大大咧咧的女孩子。那時她15歲，讀中四。我第一次上課就牢牢地記住了她。

那天，我以「百家姓」為切入點，讓學生們理解中文科學習的不僅僅是語言能力，更是一種文化認知、認同和文化傳承的能力。我按學生的中文姓氏，用心地準備了卡片，上面有姓氏的來源和一些典故。坐在第一排的小葉子拿到自己的那一張，看了又看，小聲地嘟囔：「好難認的字喔……」我拿起她的那張卡片，上面寫着：「葉姓，中國姓氏之一，源自半姓，顛項為其遠祖。」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抱怨」，因為不過20個字的内容，有好幾個生僻字。那節課給了學生比較有力的引導，特別是增加了他們樂於了解中國文化的興趣。而小葉子不但在完成作業時，用心地去圖書館查找了「葉」這個姓氏的來源故事，更悄悄地在家裏寫了一些話給我：「以前只覺得祖母為我取的英文名很美，如今知道每一個中文姓氏背後都有那麼多悠長的故事，很有趣。以後我理想有更多的人叫我的中文名——小葉子，是不是很有趣？」

性格外向的小葉子，沒用多久的時間，就讓全班同學知道了她的

新稱謂。第二年的運動會上，小葉子和幾個同學一起協作，奪得了400米接力賽的冠軍，賽場上的颯爽英姿，一下子讓全校都知道了「小葉子」。有幾個男生投來熾熱的目光，以至大膽的追求，比如總是找各種理由送花。小葉子爽氣地把花送給閨蜜，並告訴男生要用自己賺的錢買花才是真本事。我聽說了這些，暗暗吃驚：這樣的膽識可不是每個女生都有的。

小葉子後來考入中文大學學中文。某年寒假，在九龍塘的又一城，我遇到了她和他一個斯斯文文的男生一起看電影。小葉子大咧咧地跟我打招呼，並向我介紹，說這個男生就是「卿卿」。我一下子笑出聲來。那是一次輔導課上，我為學生們講習一段文言文：「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並布置了一道開放題目：「如何理解這段話背後的愛情觀？」小葉子的回答直接又幽默：「愛的路口，如若遇到『卿卿』，就應該勇敢地抓住；如果遇不到，就應該先做好其他的事，比如事業、或者愛情之外的夢想。」

小葉子的結婚對象，正是那個斯斯文文的男生。我暗想，他們至少在氣質上，是非常互補的一對。小葉子告訴我結婚消息的同時，說當初老公是因為「小葉子」這個特別的名字，才格外留意她，也才有了現在的美滿。10年前的一節中文課，竟然有這樣的妙處，實在讓人欣慰又開懷。



心窗常開 潘金英

追思父親 人窮志堅

我弟婦阿玲的爸，在2月27日走了。疫症下家人聽此消息，真的難過傷心！此時辦理後事也感困難！弟弟外跟我們父親的名字，都有個「新」字，但皆作古了。我們敬重的兩位父親，殯儀追思儀式完後隨即辭靈火化。生死有時，盼弟婦懂節哀及勇敢面對此逆境時刻。阿玲為她父親寫文追思，靈堂上憶父生平，捉住明珠的手說：「我以為爸沒給我愛我，但人愈大才愈明白他……」阿玲話她性格內向，很少表達自己感受，子女不知他的想法！唉，我們父親何嘗不是？兩位父親皆多沉默，鮮談自己！

阿玲慨嘆，爸生前最後數月才向子女講下自己一生經歷。她爸生於戰亂和饑荒之年代，家貧，無童年可言。爸最記得日本人從天上扔炸彈，他在田間帶着牛躲避，很擔心保護不了人家的牛。她爸在12、13歲時，與17名同鄉少年，經一個成人帶來香港，在一間五金廠學師，勉強供吃供住，做廉價勞工，環境艱苦。後因太辛苦，15少年回鄉了，但他留下咬實牙關繼續鑽研，一留就過了70年了。她爸年少就須離開家人，到陌生地方做工，被人欺侮不敢吭聲。阿玲悔今才較明白爸的沉默，難為他的童年及青春，獨自忍受侮辱和不足，沒有可倚賴的大人給他幫助！阿玲嘆息：「然而到我了時，爸已暮年了。」

弟婦悔疚在自己的少女期，曾指責爸不懂怎樣做爸，其實對於一個沒有完整童年和青少年期的人，一個大半生對嚴苛生活須逆來順受的人，自己竟要求他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女兒追求的夢想和憧憬，豈合情理？她父讀書不多，在競爭極大的香港，他決心找個立足點，不讓小看自己，他嚴格自律，克服各樣引誘，不容自己享樂，工作辛苦，活得省儉。何其似我們的爸啊！

阿玲的爸憑自己的堅忍毅力，後成為一間小工廠的老闆，慢慢地可買一個小單位居住。這些似不算什麼，然而阿玲知道，那是爸一直頂頭努力工作，沒機會欣賞世界的艱苦人生所換來的。

像我爸那樣，上一代父輩們都為家庭堅忍自持，人生軌跡皆承擔着沉重的家庭責任。阿玲感思說：「我感謝父親，是他讓我擁有平穩安靜的成長環境，他肩負起子女一生所需，讓子女有適當環境去做自己該做的事。他確超額地做到他能想及的了。」那一刻我也憶起逝世的父親，希望子女沒令他失望，盼兩位父親天上安好……



盼兩位父親天上安好。作者供圖



永不能斷服的西藥 余似心

永不能斷服的西藥

請問讀者中，有人需長期服西藥嗎？一位學中醫的朋友曾說：「不能斷服的藥，即是不能治好你的病，為何還要繼續吃？」其實西藥積累體內，加上副作用也在殘害健康。

最近我陪親人到公立醫院覆診，他之前被診斷患心房顫動，醫生指一是做手術、一是長期吃藥。他選了前者，可是先後做了兩次手術，醫生還一直要他長年吃藥。他懷疑自己是胃氣致心臟問題，但西醫專科心、胃分家，無醫生願意會他的新說，經兩年終有一醫生願意讓他排期一年半後照胃。原來是慢性胃炎，簡單地吃過消炎藥便再沒有心房顫動問題。他要求心臟醫生減藥，希望最終能停藥。

但診治醫生沒耐性聽他講述胃病治好心臟問題即解除的情況，只對着電腦說：「我看了一份最新的醫學文獻，你的病必須長期服藥，因不知何時會復發。」「長期？直至死的一天？」「是，不能停！」「但我是因胃炎引

致，現在已沒事。」「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心房顫動還有許多誘因。」「但藥物有許多副作用，包括使心臟衰竭！」「是的，但不吃就衰竭快一點！」醫生繼而生氣地說：「醫院現在這情況(指新冠病毒人擠)，你是否想入院？」親人只得住嘴，離開診室去取藥。自始至終醫生都沒去關心他的胃病與心臟的關聯。

最近看到一個視頻，104歲的「國醫大師」鄧鐵濤說：若你的病根斷了，西藥廠怎賺錢推銷……所以要長期吃藥……高血壓的研究，研究來研究去，都要吃維持量的藥，說了很多道理，所以它的生意就有了……故此社會制度很重要，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有也沒根治藥，藥亦貴，因此需要我們發展中醫，中醫藥才能救中國……因病致貧者多……

他又說：「不要和西醫比收入，要比為人民貢獻多少，這是大醫精誠！」被迫長期吃西藥的人，付出大量金錢，身體變得虛弱，像上毒癮般成了依賴，實在要好好反思。



羅炳崇

時光深處的外婆家

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外婆家」。這個「外婆家」，應是溫暖的代名詞。那裏，也許有青山綿延、溪水潺潺，也許有桃紅柳綠、翠竹青青，也許有灰瓦果飄香、稻浪滔滔，也許有灰瓦白牆、庭院深深……又或許這一切已不見了，只在腦海裏殘留些許美好。

幸運的是，我的外婆家雖歷經百年滄桑、風雨飄搖，卻變遷不驚、和光同塵，始終保持着原有的風貌和從容的氣質，她有着極其普通卻總是令我怦然心動的名字——「連城大橋下」。

小時候生活在農村，能夠到城裏的外婆家自是心頭濃烈的期盼。那時交通不便，特別是橫亘在鄉村與縣城之間那又陡又險的金雞嶺，常常令許多駕駛員望而卻步，進城一趟甚為不易。作為小孩子，是不敢隨便向大人提出進城要求的，一旦父母親說要帶我去外婆家了，便像過節似的，雀躍不已，恨不得向身邊的每個人分享這個喜訊。外婆是潮汕人，雖然她去世40餘年了，我還是能夠清晰記着她慈祥的面容，以及那夾雜着潮汕口音的連城話。記憶中，她非常疼愛我們這些晚輩，每次到大橋下，必然會讓我品嘗上一碗「大橋上扁食」，這對於當時的我，可謂是舌尖上的頂級享受。多年以來，儘管品嘗過無數佳餚，但那扁食特有的美味總是令我魂牽夢繞、揮之不去，成為味蕾上永恒的情結。

那時候，我並不懂什麼是明清建築，只覺得外婆家的大宅子很古樸、很寬敞。到外婆家先要經過文川橋，拾級而下，向右是一段鵝卵石鋪就的幽深小巷，小巷兩邊是大塊青磚砌成的馬頭牆，上面長滿墨綠的青苔。穿過小巷，可見文川河從眼前蜿蜒流過。外婆家大門口有一塊大坪，視野開闊，種有茶樹、桂花樹，各色花卉和一

些蔬菜瓜果，常年綠意盈盈。大門的門樓上飛簷翹角，如雄鷹展翅、蓄勢欲飛。步入大門，屋內有兩口天井、六間木結構廂房；地面為三合土，結實光滑；天花板上雕樑畫棟，頗為雅致。

下廳主要是廚房和餐廳，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場所。天井內一口四方深水井，裏面游着各色魚兒，打水時，用一根長繩索繫着木桶，把木桶往下一甩一抖，只見魚兒驚得四下閃躲，待桶整個沉下水面，再使勁向上拽，一桶又清又涼的水便搖搖晃晃提上來了。上廳兩邊是廂房，中堂按客家人的習俗擺放着神桌，供奉着先人的牌位。大人們是不讓我們在上廳玩耍的，怕驚擾了祖先。我一般要到暑假才能在外婆家呆得久些，那段日子，脫離了父母的束縛，總感覺特別輕鬆愜意。夏天，熱浪來襲，正午的天井邊涼風習習，我和表兄弟們把草席草枕鋪在冰涼的地上，躺着翻看一些小書或清清爽爽睡一個午覺。有時候，舅舅們會買幾個大西瓜，用井水泡着，等我們睡醒了盡情享用。到太陽快下山之時，便去文川河裏玩耍。那時的河水清澈透明，許多小夥伴在河裏撲騰嬉戲，我不會游泳，能到水淺的地方撈些魚蝦貝殼之類的，也深感暢快。

仲夏之夜，月光如水傾洩，立於天井，仰望群星閃爍，自會滋生許多幻想。若是天色陰沉，燈光朦朧，偌大的古宅在夜色裏顯得尤為寂靜。這時，我便會纏着外婆要聽故事，有關潮州湘子橋、連城四角井的由來，就是從外婆聽來的。有時似懂非懂地看舅舅們玩牌、聽他們聊天。那些年，外婆家還沒有電視機，什麼國家女子排球隊五連冠、中國南極考察、人類探測太空等一些新鮮事兒，都是從他們聊天中知道的，印象尤為深刻。

在外婆家，我經歷了諸多人生的第一

次，如第一次品嘗到冰糖葫蘆那又酸又甜的味道、第一次動手學會南瓜花炒雞蛋、第一次如癡如醉地閱讀武俠小說……童年在外婆家度過的美好時光，已成為我心頭難以磨滅的鄉愁記憶。直到我8歲那年，外婆因病去世，這讓我第一次深深地體會到死亡的殘忍和失親的悲痛！自此，我再也沒有在大橋下住過，但我的念頭卻從未斷裂過。

現在回老家，也會經常到大橋下走一走。徜徉在這些古街古宅之間，看着那些頹牆衰草，心中起起落落，感慨萬端。一方面感嘆時代變化萬千，這裏卻彷彿時間凝固，湮沒在歷史的風塵裏；一方面又慶幸因為沒有受到外界太多的侵擾，這方淨土方能保持如此完好。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大橋下這一帶已經劃為四角井歷史文化街區，李家大院、沈氏民宅、八詠家風宅等許多建築都成為了文物保護單位，我的外婆家亦成為「旋馬遺風」的代表作。保護維修、環境整治、文化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進，不久的將來，文川河岸、大橋上下的面貌將煥然一新，令人期待。

偶爾閒坐在外婆家的院落裏，思緒總在現實和記憶中穿梭，時常浮現外婆梳着圓髻頭，穿着藍布大襟衫，手上搖着大蒲扇，樂呵呵地看著我們；在那逼仄的弄堂裏，我們幾個小孩在追來逐去，歡快無比……一旦從美好的景象中醒過來，心中沉甸甸的，難免會有「歲月如梭、物是人非」的感嘆和無奈。但又想，時光雖然催老了我們的容顏，卻豐盈了我們的人生。我們所愛的人，已在時光的河流中乘舟而去，無須悲嘆，把溫暖藏在心裏就好。正因時光匆匆，我們更應該珍惜當下，努力奔跑，方能不負韶華。

願外婆家愈來愈好，往日今夕，我皆用心歌唱！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笨手機」正歸來

網上看到個新詞，據說還是熱詞，叫「笨手機」。什麼是「笨手機」？牛津詞典對它的定義是：一種基本款移動手機，不具備智能手機所特有的先進功能。說白了，就是iPhone們出現前的那些手機。除了祖國的花骨朵兒，其他人應該都懂；集體回憶。而在智能手機時代，所謂的「笨手機」其實也早就有其他的名字，而且不少，「磚頭機」、「功能機」、「輕量機」等等都是它的「馬甲」。

古董手機不新鮮，新鮮的是愈來愈多的現代人已經或企圖讓它歸來。比如軟件公司SEMrush的報告顯示，從2018年到2021年，Google的「非智能手機」搜索量飆升了89%。德勤2021年的最新研究稱，英國每10個手機用戶中就有一個在使用非智能手機。而諾基亞更在2017年推出了一代傳統名機3310的復刻版，且賣得還不錯——有國外調查機構稱，2017年第三季度，諾基亞共賣出1,350萬部傳統手機，其中3310復刻版銷量最大。如果你覺得大家購買3310全是為了情懷可能也不盡然，BBC曾引述一份報告稱，2021年，全球傳統手機的銷售量達到驚人的10億部，遠超2019年的4億部。而且，同期全球智能手機的銷售量是14億部，比2020年下降了12.5%。

當一部分人仍然沉迷且享受着包括移動互聯網在內的人工智能所給予的極大滿足時，另一些人已經在為這種沉浸式「人工愚蠢」而憂心忡忡並試圖逃離了。

移動應用檢測公司App Annie一份有關全球安卓用戶的調查報告顯示，2021

年第一季，美國、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國用戶平均每日刷新手機首次超過4小時；巴西、印尼和韓國更超過5小時。每天用4、5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來刷新手機，也意味着更少的時間看書、看電影、旅行、運動、其他愛好以及社交。不要說「很多事情可以邊看手機邊做」，神經學已經表明：注意力在哪，精力就在哪，其他的伴隨活動都會體現出低效、無效，甚至負效。最簡單的例子，邊看手機邊吃飯會令人發胖，因為看手機產生的情緒變化容易導致吃多、吃快，同時延遲「吃飽」的信號抵達大腦。更糟糕的是，食不知味，說好的唯有美食不可辜負呢？

頻繁地刷新手機，還意味着網癮、「無手機恐懼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屢屢被打碎的整塊時間以及「工作與你只有一條Message的距離」。而這些現象最終都會導致同一個心理：焦慮。

所以，那些想讓笨手機回歸的人，其實只是想擺脫智能手機天羅地網的人。不再沉迷點讚和分享，不再每天或主動或被动地吞下那麼多並不需要知道的新聞，讓自己擁有更多的自主時光、更多的隱私、更簡單的快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逃離焦慮的普通人，現如今還有許多名人和富豪也都用回了傳統手機，甚至「翻蓋手機已經成了名流們的新時尚」。因為能使用傳統手機意味着「離線」的權力，也就是其地位和財富已經到位，不需要一直查閱或即刻回覆誰的信息或郵件。

無論是追求更健康的生活，還是用「聯繫不到」低調體現社會地位，選擇讓「笨手機」回歸的人，其實都不一點也不「笨」。



信而有征 劉征

愛迪生喜歡昏暗的光線

「愛迪生喜歡昏暗的光線。」在《未來的夏娃》當中，Villiers de l'Isle-Adam說出這句話。我們幾乎立刻就看到一位科學家坐在滿是霞光的實驗室中，沙發的一角在遠處折射出一個更長更尖的角度。愛迪生就坐在這霞光照不到的昏暗之中，感受着明暗交錯。

這幾乎是一種接近睡眠的狀態，昏暗的混沌把光線的主基調都趕走了。光與影在這一剎達到了平衡，它們互相穿插，互相博弈，造成光線微弱的變化。這變化如此細微，難以察覺。於是，它乾脆呈現為一種寧靜。這寧靜是有顏色的，這個顏色叫淡褐色。草地是淡褐色的，周圍的樓也是淡褐色，足球場也是。萬物還保有基本輪廓，只是有點看不清了。這時昏暗主導了一切，它輕輕擦掉細節，不動聲色的在萬物相斷裂的隙縫當中安身。就像一劑黏合劑，昏暗使事物從一者過渡到另一者，它成了交流的橋樑。

這種隱退的克制效果很迷人，它讓昏暗當中的物都浸染上一種叫做謙遜的氣質。差一刻都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因為再向前一便

太白，向後一分則太黑。在這晦暗與光明交替的時刻，一切都如此穩定，又未有定數，因而便富於詩意。這是海德格爾的詩學，存在，成了可存在，它是它，它是在之中的它。一切都在這被推離和被肯定的兩可之間，成了平等者！愛迪生就在這昏暗裏，慢慢走近萬物。當他走近一切，他就會發現，草地的底色依然是綠的，樓的材質是水泥，樓很硬，草地很軟，足球場有人在踢球。那些被遮蔽的細節，成了他視野當中的近前之物。發現就孕育在這一次次走近當中。

不過我敢斷言，好的科學家一定喜歡昏黃的昏暗。只有昏黃的昏暗才擁有那股倔強的勁頭兒，在即將隱退的時候，它會留下光的記憶。這記憶隨即會變成一股動力，在黑黃當中閃爍。它會一直等到黎明和正午，讓這一點微光被壯大。晨曦的昏暗無法與昏黃的昏暗相比。朝陽雖美，卻光芒四射，旁若無人。它急不可待地要喚醒一切，積極的要讓一切都大白於天下。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便不再會有什麼超出預期的可能性，因為什麼都看得到，都是固定之物，這物便是死物。

黃昏的昏暗是反思的昏暗，它的忽明忽暗逐漸迷茫、未知，而這種昏暗在逐漸的不可見當中繼續運動，持續向前地沒入黑暗。成為黑暗當中的一點光，夢境和慾望都是黃昏裏的那束光誘導出來的。這微光甚至比正午陽光更好，它微弱的氣質最適合虛弱的一切，並在虛弱之中孕育各種可能性。擁有了可能性，就擁有了未來。

技術崇拜的Villiers de l'Isle-Adam給了一句「愛迪生喜歡昏黃的光線」的斷語，他一定早就洞悉了科學的本質。他相信未來是科學啟迪的未來，不過這科學卻是猶豫的科學，就像昏黃的昏暗，科學擁有連接和對話的氣質。這氣質在反思中獲取。一如美國的科幻電影，總是用科技反思科技。這才是好的科學，屬於未來的科學。

而反思，幾乎就是科學的一個屬性。在時間當中去感知阻礙，在阻礙當中去意識存在問題。這種反思的實踐，讓Villiers de l'Isle-Adam有了技術崇拜的前提。而我一想到《未來的新娘》當中誕生了「安卓」一詞，這個詞在此書中又在探討人性問題，它在當前的大行其道就好像一個預言，讓我們走向好的科學。